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卷二十五

東莞 陳建 輯 西湖 高汝栻 閱

高鼎煥 校

孝宗敬皇帝紀

帝純皇帝長子 純生於西宮 妃少乳太監張敏以粉餌哺之 獲視惟謹 後

傅榮太子薨 內宮漸傳西宮 有皇子六歲矣 貴妃驚而召入 郭德因立爲太子 憲宗崩 卽位 在位

十八年 年三十六歲 乙丑五月初七日 崩於乾清宮

上徽號曰 遵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純武至仁大德

敬皇帝廟號

孝宗葬太陵

其人知定

戊申弘治元年 正月 擢左庶子劉健爲禮部右侍郎

兼翰林學士 入內閣 參預機務 徙河南洛陽人 ○召廷

樞遠東左副都御史馬文升爲左都御史 召南京刑

皇明法傳全錄 卷二十五 敬皇帝

其正色
五刻

部尚書何喬新爲刑部尚書○二月 上耕籍田禮畢
宴羣臣時教坊司以雜劇承應或出狎語馬文升厲色
曰新 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 宸聽耶
卽斥去之二御史以糾劾下獄又升謂卽位之初不宜
輒罪言官于是得釋時論停之○十二月初開經筵賜
講官學士程敏政等宴及白金寶鈔十三日文華後殿
蚤進講尚書孟子及午進講大學衍義自後以爲常禮
畢賜茶 上皆呼先生而不名○三月上視太學謁先
師○勅脩 憲宗皇帝實錄○南京吏部主事備離上
疏薦舉請籍遺才先是中書舍人丁璉王寧張吉王純

謝恩

諫老瀛河
前公卿在
馬軍橋西
後緣取極
先開封人
印驅為位
哭真固立
何解勞祀
之

進士於元李文祥並以言事得罪遠謫。惟惜其才。上言五人者。既以直言殉國。必不變節。厚身。今皆棄之。擢夷嶺海之間。毒霧瘴氛。與必為伍。情實可憫。乞取而寬之。風輒論思之地。則言論風采。必有可觀。與其旋求。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上以付吏部起用之。

加贈前少保兵部尚書于謙。特進光祿大夫。在國太傅。益肅愍。建祠。某所賜額曰。旌功。命有司春秋致祭。時給事中孫雷等言。謙功在社稷。宜賜贈。益廟祀。從之。火唐事楊守陳。請勸講學。聽政。上褒勅之。○吏部尚

書王恕議保治奏狀言。陛下日律便殿。宣召諸大臣。

王端叙之
言正與楊
文楚合孝
宗以年長
召公辭說
致假政皆
二公禮有
以啓之

門人
言爲劉統
花以其兩
詳也

與之講論治道。謀議政事。或令轉對。或問其章奏。如此
非惟可以識大臣而隨才任事。亦可以啓沃聖心而
進于高明矣。○四月天壽山大風。雹。蛟尾傷物。震。警陵
寢。上遣官祭告戒諭羣臣。脩省。先是太學士萬安尹
直。旣被劾罷。劉吉愿科道言之。乃傾身阿結。昏夜款門
祈免彈劾。建言欲起遷利道。待以不次之位。凡科道爲
聖情採納者。悉謂由已。自此人無復有言之者矣。至是
左庶子葉侍讀張昇上疏。數吉十罪。宜亟譴斥。以應災
異。以回天意。疏上。御史魏璋等。阿吉意。交章劾昇。指爲
輕薄小人。左遷昇南京工部員外郎。○建御史湯

衆民新書

蘇虎豹經

事行步若

不厭其難

處在衆鳥

之間若若

疎若此越

入網具之

道備雖風

節自預然

發露大通

蘇于此道

壽州知州劉棨下獄。鶴爲人抗爽，喜爲大言，以風節自負。先是以印馬詣內閣，會勅萬安、劉吉，尹直謂曰：「近日詔書裏面不欲開言路。」言輩扶持言官增之耳。鶴即以「其語劾奏之，謂其不當稱裏面，且歸過於君，非人臣之義。」數日，司禮監宣鶴入傳旨，以疏已留中。鶴大言，說不出時，併劾諸中官。諸中官稍匿，鶴益肆志，自負多，以草說示人，已而安直皆免。鶴與李文祥等日夜酣呼，以爲君子進，小人退，雖劉吉尚在，不足忌也。一時直聲震天下。吉使門客徐鵬陷御史魏璋，以利使伺鶴，鶴家壽州。知州劉棨與書言嘗憂一人，半午陷澤中，鶴手提牛角。

四等事不
但力排之
迫于義甚
正而極清
事創之惡
聞係甚大
從信不疑
何也。

引之而上。蓋人牽牛象。國姓。此國勢瀕危。賴再後安。
之兆也。因餽白金爲壽。再大喜。出書示客。瑋以此劾之。
謂其妖言誹謗。遂捕再及乘下錦衣衛獄。○六月。建虜
犯大同。宣府。詔鎮守等官各陳所見。○僧繼曉伏誅。先
林俊。張吉。丁謂等五人。極斥其罪惡。曉亦自知罪不容
誅。乞歸養母。并乞空名度牒五百道。許之。詔命母終。仍
出供職。至是。給事中林廷玉。追論姦僧繼曉。不惡貫盈。
先年雖以檢回爲民。然盜竊賞資。家資鉅萬。日擁美姬。
以自娛。滯網故鄉。優游自在。非所以昭典法。而示懲戒
也。○上納其言。遣錦衣衛往捕之。時繼曉在湖廣。猶作

議從祀孔廟一

勢薰人左布政使黃綬曰繼晚以妖術故不離上左右今且得罪避出名掃墓實逸賊乃撤武昌府館之後堂好飲食之無令得出人俄錦衣衛官至檻送京師伏誅○七月二十日文華後殿講書畢上賜講臣程敏政等各緞金緋衣金帶及紗帽烏靴皆叩頭謝訖上顧謂曰先生辛苦咸對曰此皆臣分當爲頓首而退敏政有詩以記其盛○八月詔考正孔廟從祀名位禮科給事中張九功奏言苟况馬融王弼皆在所當黜今之儒臣禮部侍郎薛瑄在所當入侍講學士程敏政言戴聖身陷賊吏劉向喜談神仙馬融爲桀箕草詔殺李固

何休解春秋，黜周王魯，王弼何晏，倡爲清談，王肅佐向
馬，昭纂魏，杜預爲吏，不廉，爲將，不義，得罪名教，皆宜黜。
祀顏子、曾子、子思，配享于殿，而父在兩廡，非所以明倫。
宜別立啓聖一祠，祀叔梁紇，而以顏無繇、曾皙、孔鯉及
孟孫氏配享祭酒，謝鐸，則謂吳澄出處不正，當黜，俱詔
廷臣議之。學士吳寬言：從祀苟有益于經傳，則馬融、楊
雄皆不廢。侍郎倪岳亦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
無可貶，然秦漢以來，六經出煨燼，賴諸子抱遺經，專門
講授，經以復存。自唐之註疏多祖其言，今之經傳引用
尚多其說，何可盡廢？于是從祀成，仍其舊云。○虜祀禿

猛可可汗死阿牙立伯顏猛可爲可汗。○七月陞江

西按察使許進爲僉都御史延熈大同。成化間北虜

大抵无刺爲強小王于次之二種反復相殘並陰結柔

顏伺我塞下卽貢馬二種亦相繼往來恐中國左右以

故雖深入彼自相猜忌不能久留內地未幾滿都魯衰

弱不知所終而把秃猛可王太師亦思馬因知院脫羅

千屢遣人貢馬弘治初把秃猛可死阿牙立其弟伯顏

猛可爲王虜中以太師官至尊王切恐太師專權遂不

復設太師伯顏猛可及其酋長與瓦刺酋亦遣人貢馬

時馬文昇在兵部許進延撫大同進數條邊事戎政脩

明中朝大臣知進進。既至，輒允下。進嘗貽書小王子言通貢之利。小王子瓦剌二種間進威名，遣其酋長哈揚察察少保等貢馬。三年三貢，每貢多至三千人，少不下二千。皆猶兒庄人。比至塞，皆下馬脫弓矢入館。進亦嚴兵待之。諸虜留塞外者，亦時與酒肉。華人盜虜馬，請斬。猶大同宣府河曲皆無虜患。○權湖廣按察使楊繼宗為左僉都御史，巡撫雲南。

繼宗山西陽城人。憲綱振肅，權貴飲跽星奕。上疏言皆切直，為人狂善惡惡，出于天性。與人不苟，合人皆憚。其方狹，居官三十餘年，其剛直廉介之於世，人獨于皆知其名云。

以都指揮王欽梁宏為都督會事，既而罷之。武選郎

中陸容上疏極論故也容著述甚富有式齋槁菽園雜記等行世士林重之○冬禮部尙書周洪謨致仕卒謚文安洪謨在禮部嘗言昔蔡氏傳璠璣玉衡非是以故占步不合乞更定又西番烏斯藏者合諸族入貢徽賞諭舊額歲益至三四千人河西諸番復詭烏斯藏族益不可詰謨請視海中島夷例給與符二十道每貢書貢使名及貢物符上議以舊賜金印至關驗納否則斥去成化十月當食不食衆議宜賀謨言陰盛故不可賀竟不賀至是以疾卒○召南京兵部尙書耿裕爲禮部尙書裕河南廬氏人前南京刑部尙書耿九疇之子○

擢兵部郎中陸容爲浙江右叅政先是太監李良典御
廠爲都指揮王欽梁宏乞陞都督僉事得之容上書極
論都督武官之極品體勢甚重不宜授無功及非人而
良等招權市恩當正典刑疏兩上竟奪其新命士論壯
之容崑山人弱冠卽有志經濟肆力經史凡典禮兵刑
漕運水利之類莫不通究曉晰時邊報旁午章奏日或
三四上凡虜情虛實地理險易兵力分合皆犁然具中
肯綮事下三邊邊人驚服至諫征安南沮大監李良乞
陞數事尤偉改武選郎中值上登極上疏論八事曰
備養台輔教導勲戚愛惜人才久任巡撫經理武衛選

子俊神青
人博大有
才畧宏規
利斷不徇
世下目以
泥事功

練禁兵均平鈔法慎重會議言多懇切時劉吉柄國疑
容侵官將陰中之尙書余子俊爲言于吏部得出爲叅
政容泄浙江尤有聲旣而竟以考察去位聞者大駭
已酉弘治二年二月太子太保兵部尙書余子俊卒
贈太保謚肅敏子俊嘗語人曰人臣事君當隨事盡力
卽近且小亦須爲百年之計又曰大臣謀國遇有大利
害當以身任之慎勿養交市恩爲遠慮自全之地亦名
言云○謫兵部主事李文祥爲貴州興隆衛經歷先是
文祥旣出爲咸寧丞王恕重其才尋奏召還授兵部主
事居十餘日中書舍人吉人以言事下獄乃有媒孽文

大升國賢
者也豈亦
獨刻古忠
耶何以當
將不為平
反也

祥前妄議朝政者。於是亦被逮成獄。降邊衛經歷。未幾
進表南還。迺寒。至商河城曲。河水陷。溺死。時年三十。
○ 謫御史湯鶴。知州劉槩。戍甘肅。先是槩等既下獄。而文
升掌都察院。以鶴受槩德遺。誹謗朝政。問克軍槩。比擬
造妖言者。律罪死。時言官畏內閣威權。無一人敢為槩
等申白者。惟王恕上疏救之。劉吉累旨不從。竟發克軍
貶庶吉士。鄒智為廣東石城千戶所吏目。先是。上發
大寶。明日朝。用御史二人侍班。料儀湯鶴輪侍。庶吉士
鄒智私造其第。告曰。祖宗盛時。御史料儀得面陳時務。
得失言下。取旨。近年遇事。惟退而具本。此君臣情分所

由間隔不通也。公以言奏對。幸值大政維新之日。請放
盛時故事。此太平機會也。至丁未冬。星變。智抗章言事。
極論陰陽之理。至欲黜萬安。劉吉。尹直。而用王紘。王恕。
彭韶。且曰。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大抵宦官有
以陰主之也。疏人不報。會已。函言事者。誣知州劉槩。御
史湯鶻。妄言朝政。嫉智者。因疏智名。下錦衣獄。智身親
三木。僅餘殘喘。神色自若。無所屈撓。供詞畧云。智與公
湯鶻等來往相會。或論經筵。不宜以大寒大暑。輟講。成
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兩事。悉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
俗浮沉。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

儲蓄之具。謀者欲處以死刑。部侍郎彭韶辭疾不爲判。案獲免。左遷廣東石城吏目。毅然就道。衣結屨穿。幾不能存。親識饋遺堅却不受。其寫懷詩有曰。人到白頭終是盡。事垂青史定誰真。夢中不識身猶繁。又逐東風入紫宸。辭朝詩有曰。盡披肝胆知何日。望見衣裳只此時。但願生平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其慷慨忠愛之意溢於言表。

智字汝思。四川人。家貧。讀書龍卷。燒葉代燈。年十九發解。鄉人贊。推爭看。智乃口占一絕云。龍卷山上讀書生。偶從三巴第一名。天下許多難了事。那人何所大措。驚未幾登第。選庶吉士。既以言事。謫吏。月至任。復事市。兩月。發政。悉舉。總督。秦統。撤遣。董。倫。益。盡。得居廣城。與陳白沙遊。四年。暴疾。卒。年二十六。

詞統甚得
紙練之味
亦不失其
神也

○土魯恭殺忠順王罕順復據哈密是時阿黑麻強言
罕慎非脫脫族安得王吟密哈密我當王欲殺罕慎畏
未敢發乃好語語罕慎曰吾爲若聯姻若爲王益安無
外侮罕慎喜許阿黑麻阿黑麻至哈密誘罕慎頂經結
盟遂殺罕慎○大理寺評事夏綏上疏曰臣伏見主事
李文祥廢吉士鄒智等皆以言得罪夫言官無流竄之
禍則不足以彰其譽有謫徙之名則愈足以見其非罪
愈重而名愈高是言者之得罪雖今日之苦亦後時之
利但非人主之福耳人主者知此之故轉而容之則言
者無其禍亦無其名罪愈輕而名愈鮮而名固歸于人

上初即位
有旨
大臣必以
王親爲首
辭必以
爲安及言
爲官斥

主之一身矣。疏奏留中。○以左都御史馬文升爲兵部
尚書。召提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屠濬。同掌院事。○調
南京給事中周紘爲南京光祿寺署丞。御史張昂爲南
京通政司知事。先是紘等奉命南京教場點軍。數少不
准破調守備官。奏其刀履。劉吉稟旨調其外任。王恕執
奏結。得奉命點軍。不宜調吉。不聽。恕復奏言不治失在
者之罪。反責點操之官。何以使人。吉猶不從。科道交奏
以爲老臣言宜聽。紘昂乃得改京職。吉當國專政。與起
內外不合。恕有所行。吉必從中沮之。恕憤言沮抑。屢疏
求退。惟以懷恩在內。知恕之賢。吉雖嫉恕。亦不敢加害。

云○西域撒馬兒罕遣使進獅、夷人所過橫爲伎、投禮科給事中韓鼎上言宜罷遣之時上不置妃嬪繼體未立、號復言古者天子一娶十二女以廣儲嗣、今舍是、非因乃徒建設齋醮、將以徵福于神、不已惑乎、上嘉納之○六月京城及通州等處大雨水溢、軍民房屋傾倒、人畜漂溺、死者甚衆、詔審錄獄囚、百官各陳政事闕失○時皇莊厲民、戶部郎中周軫言、天子歲富于民、皇亦有莊、願示以小、非稱宜與民、否則宜革管莊如例、畝限三分、責民入租、有司解部以進、贖入留中○十月吏部右侍郎楊守陳卒、謚文懿、守陳浙江鄞縣人性恬

淡居官十有六年。泊然自處。未嘗求進。權幸有重其賢。欲授之者。使所親喻意。守陳謝却之。私謂其人曰。吾猶妻婦也。守節三十年。今老矣。豈白首而改節耶。嘗被命教內監。教成。多去為近侍。與守陳同事者。率因之取寵。責而守陳獨無所資藉。士論多之。○七月。陞孔鏞為岷州知府。是時。嗣徽舍卒犯城。鏞蒞任。纔三日。郡兵先已。嗣發衆。議閉門守。鏞曰。孤城中。虛能支幾日乎。祇應諭以朝廷恩威。庶自解耳。皆難之。謂孔太守者。生迂談耳。鏞曰。然則束手伺盡乎。衆曰。卽爾誰當往。鏞曰。此吾誠也。吾當獨行。衆猶諫。沮。公卽命騎令開門去。衆請從。

置此生于
腹外便可
身往要囚
立談之間
使強視難
化之發機
明于大意
而深不欺
假托全疑
才識足以
濟其忠義

以上兵鑼喚却之。泉乃乘城向賊啓門。賊以爲出戰門。啓鑼乘一馬。以二夫控絙。門隨後閉。賊遽馬問故。鑼曰。我新太守也。當至爾洞寨。有所言爾當導我。賊巨測。姑導以行。遠入林箐。行間顧從夫已逸其一。既達賊地。又逸一矣。賊控馬入山林。夾道冒裸人于樹者。彌望見鑼。叫呼求救。鑼問何人。乃序序士也。前期赴郡。爲賊遣去。不從。賊將殺之耳。不顧控人。賊露刃出迎。旁亦夾擁如林。至巢穴。下馬立其廬中。顧賊曰。我乃爾父母官。何以座來。爾等來恭見。賊取榻置于中。鑼座呼泉前。泉不覺相顧而進。渠酋問鑼爲誰。鑼曰。孔太守也。賊曰。豈聖

委問過于
子儀

人兒孫耶。曰。然。賊皆羅拜。曰。我固知若曹本良民。迫于
凍餒。聚此苟免。救死耳。前官不知此。勳以兵相加。欲勒
絕汝。我今奉朝廷命來。作汝父母官。視汝猶子孫。不忍
便殺害。汝若信能從我。當宥汝罪。可送我歸府。我以穀
帛資汝。爾後無為劫掠事。若不從。可殺我。後有官軍來
問罪。汝當之矣。衆錯愕。爭曰。誠如公言。公誠能相恤。請
公終任。不復擾犯。曰。然。我一語已定。何必多疑。衆復拜。
籍曰。我餓矣。可以食來。衆殺牛羊。為交飯。以進。籍飽。嘆
之。賊皆驚服。日暮。公曰。晚矣。我不及入城。可卽此宿。賊
除治中盧諶來禱。徐寢。賊羅寢侍衛。明日。賊復進食。曰。

我尚倦行。且止此。又宿。至明日。曰。吾今歸矣。爾等能從。往取粟帛乎。賊曰。然。控馬送出林間。鏞顧曰。此秀才。好人。汝既効順。可什之。與吾同返。賊卽解縛。還其中裾。諸生競奔去。按轡出岫。數十賊騎而隨。薄暮及城。命呼城中。城中吏登城見之。驚曰。必太守畏死。叛而降之。導來陷城矣。爭問故。鏞曰。第開門。吾有處分。衆益疑。拒鏞。語賊。爾等勿入城。吾當自入。乃出犒汝。賊少却。城開。鏞入。復開門。取粟帛。從城上投與之。賊取而去。終孔之任。不敢復出。

後世廣東憲副凡寫辯文。雖有吏皆長桌列案前。不使潛皆作奸。家日被捶。棗木與棹皆不。恐。錄。

舉軍營兵
之與極矣
此舉似得
寓兵于農
之意

選之精練
之勤其可
幸屏于東

南憲長在是按之前肆議極謀撫掌大嘆意抱謂志
廷按督責其放曠竟至相爭大惠而出轉貴州憲撫
沐國公有事犯律以金五千兩遺之不受前廣東同
其弟載英石丈餘穿透輪輦宛然飛動其價可百金
過梅嶺登舟既莫矣見之怒伴僕謀推墮于水在水
清映可掬莫不有臨淵羨魚之意云大督備以忠信
自勵事英憲孝三廟皆處外任
所至宦跡褒然亦一時之名臣也

令州縣選民壯先是天順初令招募民壯鞍馬器械悉
從官給本戶有糧與免五石仍免戶丁二丁以資供給
如有事故不許勾丁至是令州縣選取年二十以上五
十以下精壯之人州縣七八百里者每里食二名五百
里者每里食三名三百里者每里四名一百里以上者
每里五名春夏秋每月操二次至冬操三次遇警朔

集官給行根其餘照天順元年例

庶成弘治三年○春封后父張巒爲寧壽伯尋進封侯
○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徐溥少詹事汪諧爲考試
官取錢福等三百人廷試賜錢福劉存業靳貴等進士
及第出身有差○復官員給由例先是成化甲辰令被
災所在任滿官員納米賑濟免其赴部至是王恕等會
題言各官應祿有限而雜取之俸尤微苟非取于公必
至制于下貪情之風由茲而起功課之法廢格不行甚
非政體今後考滿者俱令給由赴部照例考覈從之○
夏河次原武支流爲三其一以封丘金龍日漫于禱符

河之爲患自古有之然有流有淤有淤而流之觀勝

增注堤大隄其下流於河故商昔之民謀宜之說

長垣下曹濮衝隄秋長堤一出中牟下尉氏一汜溢于
蘭陽儀封考城歸德以至于宿瀾漫四出不由故道民
溺死者衆議者奏遷河南藩省于他所以避其害左布
政使徐愷條陳其不可乃止命戶部侍郎白昂往治之
昂復舉南京兵部郎中婁性協治乃祭陽武長堤以防
張秋引中牟之決以入淮浚宿州古汴河以達泗自小
河西抵歸德飲馬池中經符離橋一帶皆浚而深廣之
又疏月河十餘以殺其勢塞決口三十六由是河入汴
汴入濶濶入泗泗入淮以達于海水患稍息昂又以河
南入淮非正道恐不能容乃復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

美
之亦亦明

真佛荒之
良法

脩古河堤又自東平北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
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河口各作石堰相水盈縮以
時啟閉焉○定廣積倉糧命有司每十里以上務要積
糧一萬五千石三年一次查盤有司少三分者罰俸半
年少五分者罰俸一年少六分以上者九年考滿降用
○沙狐狸來歸授金吾衛千戶沙狐狸衛士也 上皇
陷虜時在侍 上皇之食狸以缺御膳告也先也先不
曉何等語問譯者譯者曰中國惟皇帝飲食稱爲御膳
也先嚙指稱羨以我中華君臣雖在蒙塵禮猶如此乃
與六羊令致行在蓋又以測狸之強弱智愚狸卽裂其

衣襟絲帶爲長條二各繫三羊。擔着兩肩而行也。先已異之。潛令人覘狸行數里始至。上前叩頭復命。置羊復出數里外取水返。又出數里外取薪菜。每往返皆復命如初也。先益奇之。召問其姓名。及有無事任。狸告之。又問汝解後至此耶。亦隨駕至者耶。狸曰。偶隨來耳。又問中國如爾比者幾。曰。十萬勝我者若干。更勝而至精者。又若干也。先曰。然則向何不以爾輩來迎駕耶。曰。先是往征東南某國未旋耳。回卽來此矣。也。先聞言心頗動。及駕旋狐狸不及從。畝虜中虜授以士卒爲頭目。浸用事。權力已雄。納婦生子。爲富貴大族。亦時奉虜命帥。

部曲至朵顏三衛市馬。始是殆四十年。弘治初。又來訪。得其子。因密語之。令輸情於朝。期以明年復至。當遂歸。明年朝廷多益兵衛之。其子以聞。上深憫允之。如期至。見我軍。灼子已喻意。徑揮屬南趨。暨胡婦胡兒一家悉至。所携輜重甚富。至京見上。上恐其詐。命所司詳驗。時諸司上下莫有識之者。不敢決。徑曰。是固有証。先帝嘗頒賜我一綉囊。且曰。此固娘娘手製也。今囊固在。乞賜娘娘驗之。所司取以進。太皇太后覽曰。此真老爺爺物也。上乃授以衛千戶。賜宅一區。

辛亥弘治四年

春刑部尚書何喬新致仕。喬新執法

後唐書
戊為仇敵
其目以
亦奉歸
白盡入其
家奪淨而
死天運好
廷如此

不阿有御史鄒魯、薛蹤陞大理寺丞，喬新薦其屬郎中
魏紳補之。魯遂誣奏喬新受親故餽，囑托內閣劉吉、
素銜喬新遂下錦衣衛鞠訊無驗，喬新乃乞致仕南歸。
○擢吏部左侍郎彭韶為刑部尚書。○兩廣總兵官安
遠侯柳景有罪下獄，奪爵總督兩廣右都御史秦紘亦
下獄坐免。景在鎮貪暴不法，紘具列其狀劾之，遠景下
獄抵法，追贓鉅萬，視其爵。景求援于戚畹壽寧侯為內
援，冀減其贓，且遮他事，誣紘以圖報復。由是紘亦被逮
坐免。○八月修憲宗皇帝實錄。

前代脩史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宮中有起居注如首
蓋狐齊南史皆以承守職司馬遷班固皆世史官故

通鑑與文觀是 朝廷言漸而書之 後世如親見當
時之事 史官 近地 願實 遠在 殿下 成化以
來 君臣 不接 朝事 亦無 可紀 凡 脩史 取諸 司前 後奏
續 分爲 吏戶 禮兵 刑工 爲十 館事 繁者 爲二 館以年
月 編次 雜合 而成 副總 裁則 削之 內閣 大臣 總裁 潤
色 三品 以上 乃得 立傳 亦止 出身 遷徙 而已 間有 奏
貶 亦未 必盡 公後
世 將何 取信 乎

九月大學士劉吉罷時 上欲封 張皇后弟伯爵命

吉撰誥券吉言必盡封 周王二太后家子弟乃可封

實欲稽遲以候賄 上惡其專使中官至其家勒令致

仕○是月二十四日 皇子厚照生卽 武宗皇帝也

○十月興 獻王徙封于安陸○命太子太保禮部尚

書江濬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典機務先是召入閣

者皆自侍郎而下未有以尚書入關者尚書入關自清始○擢吏部左侍郎張悅爲南京兵部尚書

悅松江華亭人篤學力行居官恪慎守法以不欺爲本未嘗以恩恣利害動其心性素清約自處儉至重任四十餘年終始一節

十二月復起秦紘爲南京戶部尚書

紘既免科道交章論救上怒亦極言紘清忠不宜罷遂起用焉紘山東單縣人平生剛毅廉介歷官至大司徒所居僅敝風雨妻李麥飯菜羹不改其舊及卒家無餘貲子孫有貧乏不能存者

掌錦衣衛事都指揮使朱驥卒

驥初襲衛正千戶少保于謙以女妻之謙構害驥亦坐戍謙寃寃白驥得還任以兵部薦陞指揮學舍事捕盜有功命掌錦衣衛印尋奉勅兼理機密糾察之務爲政不苛時有妖人真惠者僞爲書以惑衆爲逆者所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紀事本末
卷之六
嘉靖朝
張悅傳

原康勳曰
不以月補
惟願善始
善終近行
罕有

陝巴安定
王族孫

發株連致十百人當生或驥曰首事者得悉耳餘皆
愚民何辜得遷感戍邊有朝宗值其降人傳示妖者
者欲發其事驥曰此妄耳取書焚之已制下錦衣
者所司以巨槓加之驥獨否憲宗嘗命提忤旨者
恒用小杖上怒道中使皆資驥
具以資對卒不以其寬厚類若此

封皇太后兄王源為瑞安伯弟王清崇善伯王濟安仁
伯○以自昂為左都御史陞權治鄖陽副都御史戴而

為刑部右侍郎

壬子弘治五年 春二月封陝巴為忠順王入哈密○

兵部尚書馬文升言哈密有回回畏兀兒哈刺灰三種
共居一城種類不貴不相下北山又有小列禿野也克
力數種強虜時擾哈密必得元遣驛嗣封理國事庶可

攝服諸蕃與復哈密不然未得休息乃立定安王族孫
陝巴爲忠順王安定王者本脫脫種落令頭目奄兒孛
剌阿木郎輔陝巴至哈密○五月冊立 皇子御名厚
照爲 皇太子教天下○四月大學士丘濬上疏陳時
政之弊大要謂 太祖開國洪武建元歲在戊申我

此說入聖
心益加覺

皇上登極收元之歲適與相符天意殆欲 陛下紹休

烈祖也○遡說漢唐宋之世自百五六十以後往往中

微政務日趨于弊風俗日趨于薄紀綱日趨于弛由是

馴至于不可振起而底于亡此無他中世繼體之君皆

生于世道豐亨之際官闈逸樂之中不歷險阻不經憂

弘治第一

嗣後上日
英明燭遠
近習皆誠
有以啓之

據其一說
足以正時
致治光備
諸美

慮○天○示○變○而○不○知○畏○民○失○所○而○不○知○恤○人○有○言○而○不○知○
信○好○尚○失○其○正○用○度○無○其○節○信○任○非○其○人○因○循○苟○且○而○
無○奮○發○之○志○顛○倒○錯○亂○而○甘○爲○敗○亡○之○歸○故○也○向○使○其○
君○若○臣○當○其○將○徵○之○時○灼○然○預○知○其○中○微○之○象○因○上○天○
之○垂○戒○汲○汲○然○反○躬○脩○省○以○祈○天○永○命○其○國○祚○豈○止○于○
此○哉○今○災○異○迭○見○慧○見○天○津○地○震○天○鳴○無○虛○日○異○鳥○三○
鳴○于○禁○中○其○咎○徵○之○應○甚○可○畏○也○宜○稽○彙○政○盡○復○舊○規○
以○應○天○意○願○陛○下○端○身○以○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
勿○流○于○異○端○省○財○費○勿○至○于○耗○國○公○任○用○勿○失○于○偏○聽○
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神○姦○慎○儉○德○以○懷○永○圖○

勤政務以弘至治庶可以回天災消物異帝王之治可
幾也。因擬爲二十二條以爲朝廷抑遏姦言杜塞希
求節財用重名器之助。凡萬餘言。上覽奏甚悅。批答以
爲切時。與命議行之。○夏四月。命巡撫貴州副都御史
鄧廷瓚提督軍務。鎮遠侯顧濟爲總兵官。討貴州蠻。時
黑苗久叛。益肆守。臣告急。命廷瓚提督軍務討之。初。撫
不從。始合衆謀。湖兵食。決策征勦。兵至其地。號令嚴明。
將校用命。斬首六千。生獲二千。械首惡。俘京寇。既平。奏
言。都勻清平。舊設二衛。所屬九長官司。其人恃祿驕縱。
恣惡隳患。致夷人侵地。奪貨。逞慾無厭。已四十餘年。軍

國別封功

臣公侯伯

者七十餘

人惟國同

體國典武

定侯存耳

疲于戍守，民困于轉輸，其害不可勝言。今幸黨惡削除，非大更張，不能爲保境安民之計。條上十一事，下兵部議行。如設都勻府一、獨山林哈州二、清平縣一、更設流官與土官兼治。○詔以太廟陞享功臣，追封王爵者俱係輔佐。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大有勲勞之人，今其子孫有不沾寸祿，與編民無異，量加恩典，俾奉其祀。于是查取開平王魯孫常復、寧河王玄孫鬱炳岐、陽王支孫李璿東、臨王玄孫湯紹宗，赴京俱授南京錦衣衛指揮，使俾各近其墳墓，以便奉祀。○錄誠意伯劉基九世孫瑜爲處州衛指揮使，先是景泰中錄基七世孫與顏

孟二氏之後並為翰林五經博士至是給事中吳仕德言誠意伯乃功臣其後不當為博士乃改是職

嘉靖中以關國元勳子孫宜與國同休諱封常關子之後汝成為懷遠侯李陳陽之後沂為臨淮侯齊寧侯之後謝坤為定遠侯湯東旣之後佑賢為豐登侯而誠意伯孫瑜亦仍伯爵報功之典念隆盛矣

八月壽寧侯張繼卒追封昌國公尋命其子鶴齡襲封

壽寧侯○令兩淮等處運司埝引俱于運河招商國中納銀類解戶部太倉以備邊備國初以來天下鹽課俱于各邊開中上納本色米豆商人欲求埝利于近邊轉運本色以待開中故邊方粟豆無甚貴之時至是戶部尚書葉淇淮安人鹽商皆其親識因言鹽商赴邊納糧

不以爲利
而不知其
害也

是時吏神
惡人言之
及尋以多
賄爲公少
有微瑕卽
不免而熟
著亦不敢
新

少而有遠涉之虞。在運司納銀價多而得易辦之利。洪
與內閣徐澤同年最厚。遂奏准商人引鹽。悉輸銀戶部。
送太倉銀庫收貯。分送各邊鹽銀積至一百萬餘兩。商
人赴邊。開中之法既廢。近邊米豆無人買運。價遂騰湧。
邊儲自此整理愈難。○秋七月。河決張秋。

癸丑。弘治六年。○正月。大學士丘濬因言于上曰。唐
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今有若官未半載而黜者。所黜
徒信人言。未必皆實。此非唐虞之法。亦非祖宗舊制
也。上深然之。勅吏部凡歷官未及三載者。俱復其任。

雖經三考。非有貪暴實迹者。亦勿黜。○二月。兵科給事

中吳世忠疏乞推恩典以表忠義請旨 太宗皇帝喪
天靖難當時文臣如方孝孺固是修煉子寧鄭理魏公
免齊秦黃子澄諸人皆仗節以死夫 太宗之靖難者
武王之心天下之大權也孝孺諸人之仗節者夷齊之
志天下之大慮也。微大權則天下之民命不立。微大慮
則天下之大義不明。二者不可廢一也。世之說者徒以
諸臣之迹爲疑而不敢言此皆不知 高宗之心帝王
之孝者 太宗嘗謂羣臣曰人君立賢無方練子寧若
在朕固當用之。仁宗卽位之初詔謂齊秦方孝孺等
俱是忠臣其子孫親戚抄沒克軍者悉皆赦回此皆一

會及左右
所由自者
所由自者
所由自者
所由自者
所由自者
所由自者
所由自者
所由自者
所由自者

聖之所已行者且陛下以祖宗之心爲心喪矣諸臣

九廟聞之豈獨生色而已耶事下禮部議格不行

會試天下舉人命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李東陽少詹

事兼侍講學士陸簡爲考試官取汪俊等三百人○三

月廷試賜毛澄徐穆羅欽願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刑部尙書彭韶罷先是亢旱求言韶陳時政得失乞減

去皇親自國公墳塋工程及乞速正中官王菊苗通高

永之刑大學士徐溥與韶不協韶乃辭疾乞骸骨歸後

二年卒贈太子少保謚惠安

以右都御史白昂爲刑部尙書○擢浙江左布政使劉

下日內是
以內閣
聖上怒
以家奉
不宜原
禮
有進

大夏爲右副都御史督治決河先是河復決楊家金龍
等口東衝張秋堤命工部侍郎陳政治之政卒乃命大
夏○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罷時內閣大學士丘濬
以官保兼禮部尚書班恕下既人直恕尙持其吏部銜
且先貴猶踞其上濬意弗善也會考察天下應觀官奏
黜而中旨留者九十餘員言官有拾遺疏復指其留
而當黜者下吏部恕乃詳據各原考語及所察知者以
聞有旨未必實令再訪詳具奏恕自擬有沮之者必
濬也自是求去益力上慰留之居無何太醫院院判
劉文泰奏恕矯詐強悍妄行選補御醫吏目非故事及

里居日托人作傳大司馬三原下公傳其疏辭不見行
者皆曰不報以彰先帝拒諫之失自此伊州無人臣
禮有旨令恕看詳回奏恕意文恭受之自濬具疏以
辯乞于午門面究文恭及王使之入遂下文恭錦衣獄
獄具謂文恭嘗謁自濬語及恕傳濬謂此治直滂若
也傳若行有豪傑聞之奏上罪當不小文恭自是志動
以語都御史吳楨楨亦爲之潤色其草而授之以上因
請遠恕及濬楨面質上降文恭秩而責恕責直治名
宥之俾焚其傳罷濬楨不究恕意不能平復上疏辯復
不聽而恕自此屈矣于是恕疏引疾乞休去○改禮部

尚書耿裕爲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擢禮部左侍郎倪岳爲禮部尚書

九月詔取番僧領古竹禮部尚書倪岳疏奏先經科道奏劾將法王領古竹等片革發回原寺中外莫不稱快今欲取米京查元取番僧國師例必須創始而行事有未便伏免令行取上從之

命孔彥繩爲翰林世襲五經博士主衢州孔子廟祀彥繩宋衍聖公孔友端嫡孫也友端從宋高宗南渡留居衢州遂以衢爲闕里至是用守臣言授以是職以便奉祀甲寅弘治七年○春正興王之國安陸州上皇弟九

梁承晉嘗
開其珍澤
多爲之安
以殺其罪
不可以力
厚也

人 興王岐王益王衡王雍王壽王汝王涇王榮王岐
雍二王後國絕○巡撫山西都御史張敷革奏乞增解
地鹽課以補宗藩歲祿從之時宗室日繁而山西累歲
荒歉祿米多缺故也○夏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鏡協
同都御史劉大夏督治張秋決河先是大夏既受命循
河上下千餘里具察利害乃集河南山東二省守臣議
之大夏曰河性猛急張秋乃下流襟喉未可輒治治于
上流分導南行復築長堤以禦橫波且防大名山東之
患候其循軌而後決可塞也疏上報可工方興而張秋
東堤決奪運河水盡東流由東阿舊壘河以入于海決

口潤至九十餘丈。根運愆期，時訛言沸騰，謂河不可治。宜復前元海運，或謂陸輓難勞，無虞乃復命與等協治之。○下山東按察副使楊茂仁獄，請長沙府同知時茂仁上疏言：官多則民擾，治河既委劉大夏，又差李興、陳銳、事權分而財力匱，乞將興、銳取回，專委大夏。且謂水陰氣也，其應為宮闈為夷狄，宜戒飭后戚防禦邊患。疏上，與等切齒之，誣奏茂仁為妖言，逮繫錦衣衛獄。科道交章論救，乃謫府同知茂仁、楊守陳子也。○兵部侍郎張海都督僉事侯謙經略哈密，還京下獄。哈密在肅州西北一千五百里，本古之伊吾，唐之伊州，鞬鞞回回

既無宗族
可立而以
王母理事
宜乎土葬
番侵侮之
也

所以

雜處之國也。其北天山，與瓦剌相界。西接火州，為諸胡
要路。永樂初，即其地設哈密衛，封元肅王之裔脫脫為
忠順王，賜金印，令為西域之喉襟，以通諸番之朝貢。脫
脫成，傳其子卜答失理。以及孛羅帖木兒無嗣，王母理
國事。成化九年，上春，番王鎖檀阿力侵哈密，虜王母金
印以去。其衆逃居肅州及嘉峪城。朝廷屢命守臣經
畧，而王母金印竟不可返。十四年，鎖檀阿力死，子阿黑
麻立。十八年，甘肅守臣乘間請封王母外甥都督罕慎
為忠順王。罕慎畏吾兒種也。二十年，遣使入哈密，甘肅
鎮巡而下，皆以與復哈密受賞。弘治改元，阿黑麻以罕

皇明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西域傳

三再民

比漢馭其
之異服不
稱一哈密
七爾也

慎非肅王後乃假結婚而殺之尋遣使人貢求封不許
弘治四年王母已故阿黑麻乃以金印城池來歸會曲
先安定王遣使人貢自稱忠順王裔蓋姦人教之其實
非也五年兵部尚書馬文升諫聽三種頭目舉保遂立
安定王姪陝巴爲忠順王甘肅守臣急欲成功倉卒遣
使送之識者曰夷虜貴種類曲先本西戎安定本韃靼
別部強合爲一又與罕慎異矣土魯番必不心服阿黑
麻聞之果怒六年復虜陝巴及金印以去報至適阿黑
麻先所遣頭目寫亦滿速等四十餘人入貢至京師
上遂命張海侯謙往經畧之海等至甘州遣使賫勅諭

阿黑麻順衆歸，缺巴久不報海等上疏言遠夷不可加兵，來則撫之，叛則拒絕之而已。遂得命脩嘉峪關，搆通阿黑麻，戮奸回夷二十餘人，奏發其夷戍廣西，海等還。上以其無成功，下之獄，降海山西，參政，謙在俸，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皆安置關廣間。上命嘉峪關絕不與通。○宜府山西，河南，豈崖，隕。

乙卯弘治八年 二月，少保大學士丘濬卒，年七十六。贈太傅，左柱國，謚文莊。濬自入登極，進大學衍義補卽蒙眷注，馴至入閣，尤加倚任。學博覽古，乃于子史無所不通，而尤然于國家典故。

守義長。語云：文莊論高。人所共是。必以為非人。
所共否。必以為是。其論秦。指曰：宋家。至是。亦不得。不
與和。南宋更造。楮之力也。論范文正。則以為生。高論
岳飛。則以為亦未。亦能。飲。後。誅。如此。類皆。與人。異云。
以揚一。清為陝西提學副使。凡八年。大任士類。士有博
記誦者。備文辭者。專攻舉業者。所學不一。皆誘而進之。
三邊學多。十歲必一試。雖僻壤不遺也。其蒞事。愈久。
愈嚴。夏楚之用。無虛日。十試。稟。稟。守法。莫敢。左右。顧。明。
于知人。方進取。日。或。許。以。將。來。科。第。及。冠。世。名。世。奈。如。
所言。故。造。士。五。十。餘。年。稍。用。不。盡。賞。是。時。稱。清。為。國。朝。
提學之最。嘗自謂。都人。日。吾。于。陝。得。三。士。康。海。馬。理。臣。
林也。後果為閩人。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耿裕卒。謚文恪。

裕遵其父九疇之教。世守清修。不營產業。不治居業。儉約肅然。雖異米素。表像者紳。世濟其美。

以禮部侍郎李東陽兼侍講學士。少詹事。謝遷兼侍讀

學士。並直文淵閣。○張欽陔成。位劉大夏爲戶部右侍

郎。劉大夏等發丁夫數萬于黃陵湖。南浚賈魯河一帶。

分殺水勢。又浚孫家渡口。別開新河一道。導水南行。由

中牟至潁州。東入于淮。又浚四府管淤河。出陳留縣。至

歸德州。分爲二派。一由宿遷縣小河口。一由亳州渦河。

會于淮。築長隄起河南胙城。經滑長垣。東明曹軍。者縣

盡徐州長三百六十里。量能任功。五旬而事竣。至是召

大夏入爲戶部右侍郎

按前河之畿自漢迄今紛載史册可謂周悉但河決不常亦無定處若之定無上策唯宋廉謂自禹治水之後無河患者數百年以其自大徑而下比過漕舟至于大陸濟爲九河入海蓋分流分而其勢自平也今河合汴泗東南以入海使一淮兼受黃河之全流其不潰溢而汎濫胡可得哉今黃河以北古道所經尚有因循相其地勢濬爲支河以達平原直沽諸處然河決發其合流衝次之勢又可以得其濼概屬澤一博而比方旱溢之災亦因之而可免矣乃今與修水利之說獨指下注而游北亦則置不一議河也

古城請討安白不許。時古城爲安白侵擾請賜詰問內閣李東陽曰春秋王者不遠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久今邊官至其國徒辱而舌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

多漢法曰
漢書西域
三十六國
以斷匈奴
石臂善初
無酒光都
漢書西域
漢於關隴
勒碑禁國
饋使為吐
魯所脂武
后長壽元
年大破吐
魯使取四
縣置府于
龜茲使兵
以成之即
今且蘭境
於交也

即問異典師。貽忠尤大宜勿聽。○土魯番酋阿黑麻自稱可汗。復入哈密。命巡撫許進。總兵劉寧副總兵彭濟帥師討之。○是時西域諸夷皆言。成化間。我入貢。皇帝先遣中貴人。迂我河南。至京。晏饌甚夥。今不撫我。我泛海萬里。貢獅子。謂我開海道。却不受。即從河西貢者。宴賞亦薄。天朝棄絕我。相率從阿黑麻。且拒命中國。能奈我何。哈密好國。又附阿黑麻。阿黑麻遂復入哈密。自稱可汗。大掠罕東諸夷。謀言糾夷數萬。用雲梯攻肅州。且譟甘州。報至。文升曰。彼虛聲挾我也。土魯番至哈密。十數程。中經黑風川。哈密至苦峪。又數程。皆無水草。貢

以初以刺
哈密侯馬
吐魯番所
而哈密遣
侍衛居甘
州而此地
亦丁西域
矣此皆不
無天方哈
馬等類
不知神
審遺種否

使往。遂首馱水。行使我。謹烽火。明斥候。整兵以俟。彼至
肅州。我以逸待勞。縱兵出奇一戰。必使彼匹馬不返。已
而阿黑麻西去。令頭目牙蘭以二百餘人。據哈密。文升
曰。非用陳湯故事。此虜終不畏文升。召肅州撫夷指揮
楊壽至京。撫其背曰。汝諳夷情。知西域道路。朝廷今
欲擒斬牙蘭。汝計安出。壽曰。此賊點非襲之不可。罕東
哈密有提督。可遣兵。兵可不十日至。文升曰。余欲選罕
東番兵三千。為前鋒。我兵三千。殿後。各持數日熟食。兼
程襲之。何如。壽曰。善。乃令河西巡撫許進調兵食。遣副
總兵彭清統精兵三千。由南山馳至罕東。即調罕東諸

計之盛

如河

加下河

亦所有

南至六

亦被吞

其地此

回乾南

六詔幅

萬里乃

文字職

亦與中

和類

番兵乘夜倍道襲牙蘭是冬進及總兵劉寧彭清濬兵

至肅州久駐關外候罕東兵不至乃出大路乏水草行

不能疾牙蘭詞知遁去我兵入哈密斬首六十得熟

妻女獲牛羊三千哈密脅從者八百餘人皆不殺携歸

住四散上師還根乏士馬亦多物故然西域自是知畏

中國○四月張敷華改映西巡撫時有妖僧據山中爲

逆朝議且用兵馬文升曰張卻御史能了此不數日敷

華授計山中父老果縛妖僧至○命工部侍郎徐貫復

經理蘇松等處水道

先是命貫疏白茅港未就緒至是復命治之貫請以

王事在萃自隨萃乘小舟往來寔木源相地幾日

皇帝

嘉會鎮爲水之上流蘇松水之下流上流不濬無以
開其源下流不濬無以導其歸于是分派工程疏濬
吳江長橋一帶茭蘆之地導太湖之水散入葑山楊
城昆承等湖又開吳淞江太石趙屯等濬洩葑山楊
水由吳淞以達于海開斜堰七鋪暨錢茅塘洩楊城
昆承湖水由七干港以達于湖下流疏通不復壅塞
開湖州之漚厓洩西湖天目安吉諸山之水自西而
入于太湖開常州之百瀆洩深陽鎮江練湖之水自
西北入于太湖又開各處斗門以洩運河之水由江
陰以入于大江上流疏通不復滯滯是役也萃功居
多。但白茅港疏濬未得深廣數十年後
復壅塞亦以奉使者急于奏復故也。

人月詔設江西巡撫于南贛時汀漳多盜而嶺南瀾湖
奸民和之肆標掠爲東南大患三司議爲宜設巡撫兼
臣置司要地以節制之而割附近稱縣以隸之則政令
一而鄰境有司協心盜易平矣奏上從之○以副都

御史金澤總制江廣湖福軍務。撫捕荆襄羣盜。

十二月。靖虜衛天鼓鳴。河南江西大震。先是南京。陝

西。貴州大震。禮部并以聞。上命南京文武羣臣。同加

修省。直言闕失。戶部主事蕪湖胡燿。上疏言地震之類。

災之小者也。西北旱熯。父子相食。東南飢疫。骨肉流離。

大變也。陛下深居九重。左右蒙蔽。未之知耳。今李廣

楊鵬引用劉良輔等。左道惑亂。聖心齊照。糜費財用。

差遣在外。如虎橫行。吞噬無厭。其耗天下不可言矣。士

大夫昏夜乞哀于權要。貴戚交相賄托。不以爲耻。言官

有所舉劾。瞻前顧後。苟且塞責。陰盛陽微。災異曷由集。

乎乞用臣言則邪伎斥而陰慝消矣。疏入人皆爲懼危。既而廣等果以賍敗。

丙申弘治九年○春會試天下舉人命詹事兼侍講學士謝遷侍讀學士王鏊爲考試官取陳淵等三百人廷試賜朱希周王瓚陳淵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擢吏部左侍郎周養爲戶部尙書時諸王府多奏欲自領河泊所場稅罷其官經言國體非便且民力不能堪乃止有中官織造南京奏給長蘆鹽八千引歸于兩淮仍給淮鹽價銀二萬兩經言鹽筴本以濟遠且各有分地若今許越境則私販必多官鹽反滯乃命止長蘆抽易給

刑部
又加之罪

又有旨取太倉銀為賑濟其經言不可以小民膏肓供
耳目之玩乃命以明年內減歲額補還之○禮部差

侍郎徐瓊為禮部尚書○五月妖僧張金峯等伏誅

按峯幼遊陝西朝邑縣以乘四村木感眾聚官逐之
乃往終南山聚徒數十人自稱釋迦佛出世其徒行

安行與等各有名號製布帛為旛祭以嬰孩刻符為

二十四諸天大會誘男婦燒香喫肉以托藥令其起

舞戲編則呪虎背踏不能去有雷指川者不肯飲藥

乘夜逃歸亦不敢首官時行道負薪炭者多被逼脅

不從則見殺或支解之懸于樹守臣調兵捕之金峯

與行與等拏捕獲守臣以罪刑誅言符安等五名

獄罪應凌遲處死上命依律處決以相川知情不

首并家屬減受外充軍守臣捕賊有功下勅發空

科臣龐洋等及道臣劉紳等言事俱下獄既而釋之洗

冀武州知州劉廷毅等許岷王王奇奏之逮繫錦衣

隔宿而燒
注列之說
若此則新
受其害也
可憐

自字東陽
入關關中
麻草多出
其筆則功
隨明所杜
哭者

橋。蘇。泮。無。事。何。測。交。章。論。救。池。止。震。怒。保。建。繫。之。有。相。
史。張。淳。者。必。差。回。耻。不。得。與。卽。止。疏。巾。救。大。學。士。徐。溥。
等。亦。力。諫。言。遜。情。輕。謹。重。言。官。爲。國。盡。忠。而。衆。以。爲。罪。
後。有。太。利。害。大。關。失。誰。肯。言。者。上。乃。釋。之。○。時。李。璣。
諸。人。以。燒。煉。齊。煎。被。寵。大。學。士。徐。溥。等。上。疏。曰。近。有。以。
齊。煎。燒。煉。進。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聖。王。之。所。必。禁。
也。未。幾。宗。崇。信。道。流。卒。使。乘。輿。播。遷。住。役。傾。覆。至。於。燒。
煉。其。禍。尤。慘。金。石。之。藥。好。多。酷。烈。一。入。腸。腑。爲。禍。再。端。
唐。憲。宗。乘。輿。致。疾。雖。杖。教。方。士。柳。泌。竟。亦。何。益。合。此。清。
龍。虎。官。神。樂。祖。師。殿。及。香。經。殿。皆。焚。燬。無。道。邪。如。有。靈。

何不自保。天厭其祿亦已明甚。昔李絳有言。憂先于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于事。矧災感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妖木異。四方奏報。殆無虛日。伏望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規。勤講學之功。優接下之禮。遠邪佞之人。斥誣罔之說。太平之業。可紹矣。

丁亥弘治十年。春命內閣汲黯林儒臣纂脩大明會典。上以累朝典制散見。亮出未會于一。乃勅徐溥等脩之。以本朝官職制度爲綱。事物名數儀文等級爲目。類以頒降羣書。附以歷年事例。使官各領其屬。而事皆歸于職。以備七代之制。三月二十一日。經筵罷。命司

聖心難測

禮部監禮奏主內閣召徐溥劉德李東陽謝遷至

殿上命同禮監取羣臣奏本付溥等上日與先生

計較溥等相與議定以次陳奏上覽畢親批本面

更定二三字或刪去一二句批畢發出中有山西鄭

官本及禮部諸本皆從容顧問擬議停當然後批

頭賜茶而退○五月京師風霾各省天鳴地震詔水直

言○召前左都御史王越命魏制陝西三邊軍務

哈密先是越奏稱歸降安歷廷是起用之舉兵

首百餘級奏還新掠入高其柔○八月以孔鏞為

都御史巡撫貴州桐誤者清平衛所部苗也本江西

自天順末

至今當

內閣不過

一二語是

召對晤良

久廟崇格

詳真可正

齊俞之盛

漂蕩至彼，桀鷲多智，數人爲寨主，雉視諸苗，有養子，有刺，膂力絕倫，能披三重甲，持二丈鎗，兩端著力，週數百戶，與敵刺以鎗點地，躍而起，輒三五丈，飛行剛人之上，以戰若一二丈，川澗跨越之，如滿滄耳，二人謀勇相換，由是橫門夷落，推爲渠魁，觀諸酋之附逆而稍弱者，歲以畜產分給，而倍征其人，旣得苗夷之利，又謀誦我之商民，經其地者，輒誘他苗，會邀劫掠，官差健步，往探訪，健步必謁溪，請計溪，乃要我重賄，期爲勦之，健步歸報，官司從之，溪乃以素不能服之苗，遠而悍者，指爲賊，遣官軍往繫捕，于是遠苗畏燁，亦服從之，其後與我官司

益狎我凡有事。就令訪處不復開備之矣。三堂之寒廉者。皆有歲賂。漢益負恃爲惡。滋甚。每交証官苗使。爭鬪以收鷸蚌之利。處輒數次。其志小則規爲上官。大尤未可知也。以是清平一境。官苗交受其害。歲無寧居。孔鑄爲都憲。受命鎮巡貴州。初至尙未知之。往往見報某地被賊劫殺官兵。某地劫殺民商。鑄問何以處之。上下皆謂須屬之阿漢。省治鑄言。清平爲指揮使司。諸上官宜懋等。乃命官皆貴且衆。何以不能治軍。更借一寨。主力獨康之徒。耶心固疑之。漸詢諸人人。以漢囚橫且私于監軍總帥言之。恐無益。得禍多。不吐語。鑄漸咨勦力。乃

得前扇亂諸狀謀欲除之因佯扣監軍總帥等皆避
之鑄益信其私黨知不可與共事且務決去之乃欲親
自往清平泉沮之鑄不聽獨至清平復訪求部曲之良
有指揮王通素才而端方稱疾不蒞事鑄召而禮之因
廣扣時事適有言而不及溪鑄曰吾問此中事惟阿溪
大且要爾乃不言何也通不答往後數次竟默然鑄曰
吾所以異待而以爲解辦大事非輩行等今爾何以辭
我通曰言之而公事日辦則一方受福而愚亦有益否
則公獨已耳吾家亦赤乃當應何鑄笑言何用不克通
始信慨訴諱陳列根枝鑄問溪所任何人何以能通吾

上官通曰彼獨籍王指揮陳總旗二人公必先得此
人心力乃可濟鏞曰吾自能之通請去鏞候旬朔郡將
校參揖時號于衆曰今急缺一差捕官若輩悉向前吾
自擇之乃徑指王曰可矣獨留之衆出王前鏞謂之曰
汝何以與賊通王驚譁之鏞曰阿溪歲賂三堂誰之通
我已備知而尚諱耶王悚惧不敢言鏞曰吾今賞汝罪
推心用汝必取漢自贖仍被濫賞或或或假則重祥不
免汝矣王叩頭曰信如公言然阿刺之征雖欲掄之不
可得奈何鏞曰然則專遂已乎王曰當更得一年少多
謀者同事乃可消鏞問誰王曰無如陳總旗鏞曰誰善

今授汝徽令舉謀勇之士帥所部來有事指揮汝則
徑舉陳與俱來王受令去少頃備陳入見鑄初則之亦
若問王者陳諱駭亦若王屢稱王王曰勿諱爲吾與若
事公已悉知之第當用力以報公陳亦言其難狀鑄曰
爾等第誘之出乃計令日一人牽牛在野陳入寨訪誘
令出觀而隨遣王率勁卒欲許務伺出擒之且刻其期
遣他兵來援又預板近溪各寨及期各以部兵同集助
之謀定陳受教去見溪曰何久不來陳曰新都堂至故
不能來見老王溪曰都堂何如曰無能爲耳溪曰聞在
廣解捉賊何謂無能陳曰同姓耳非其人也溪曰略之

衡鄉陳涇婦徐徐何以遠捨重貨溪留陳食縱談賺券
牛事陳曰道見道中牛來審較老王家牛何以然須是
矣優劣味可決也溪曰寧有是乎審爾我當汝之贖歸
牛人非商販似不可致入寨溪曰我去觀之陳焦躁頗
必自行溪奮曰必去必去因顧刺令俱陳又激怒以
都堂在上王豈敢去乎刺怒曰何都堂能語何刺是耶
因卽座以雞卜不吉溪言吾夜夢大網恐不秒出隱且
身網得魚牛必屬王矣溪刺乃與應刺亦卽俱釋三時
聯而出至其地視牛耶爾溪詭藥給酒飲怒我強奪官
至陳曰王知之乎王指押也蓋往訪在溪曰何德德也

陳曰豈有新官。遽下訪人乎。因勸令往。又說令去。所佩
刀曰。新武職官。見刀以爲不利。是求好反惡也。漢乃去
之。旣往。見王留坐。因戲謂漢。刺新上司。按臨至境。何不
夙迎。待此來。何爲。漢刺猶謂故戲。漫言拒之。王怒曰。戲
乎。吾豈不能。漢汝漢刺猶笑傲。王呼伏出。數百人性槍
刺刺。徒手持傷數十人。竟就擒。并漢繫之時。援兵至。正
無失期。諸寨兵亦集。共圍之。鏞又夙造二樞車。隨王令
一得漢刺。卽囚之。徑至貴州。無經清平。恐其黨劫之也。
于是一如鏞命。解至三司。鞠之。論死。鏞臨問。無一語。始
申頭請死。刺語人曰。吾不畏千萬人。獨畏一孔公耳。

亦不知其擒我若此易也。中官猶爲解救，備言吾不完若事，猶能解手。漢刺死，漢有二子，竄都勻，鏞又勅都勻官司徑擒之，悉殛焉。

十一月火歸寇大同宣府，命侍郎許進督軍，侍郎劉大夏轉餉禦之。是年虜火歸，強希諸部落迭寇大同宣

府，雖止人言虜謀深入，乃勅侍郎許進督軍，劉大夏轉餉禦虜。大夏受命，瀕行，尙書周經謂曰：「北邊糧草半屬京中，貴人子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行恐不免。」以取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侯至彼，圖之。既至，召邊上父老，日夕講究，遂得其

○行○之
○便○民○無○阻
○干○此

要領一曰揭榜通衢云某倉餘糧幾千石每石給官價
若干封坊內外官民客商之家但願告報者米自十石
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雖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
月倉場蓄積有餘蓋往時糴買法有米告糧百千石草
千萬束者方准以致中貴子弟各爭相爲市乃轉買邊
上軍民糧草陸續運至自大夏此法立有糧草之家皆
自往告報中貴人家即欲收糴無處得買遂爲遺備之
長利云○大同宣府謀報勝犯邊命中官武臣練京管
兵以待以兵部左侍郎李介兼僉都御史提督軍務介
等至邊虜已引去○湖廣左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

○月○長○
○數○皇○帝

撫治兩廣地方陶魯卒

廣西桂林人舉以縣丞進知縣三遷而為按察使
率尋陞副使專治盜賊嘗下後山賊區復化縣平恩
平陽江賊區恩平縣平新寧白水關置新軍縣復平
廣西潯府屬清府江府州諸賊擒斬共殺萬餘人
夫石前後身被數十傷奉勅撫治兩廣數殺賊寇民
因捕為二廣公云滿功處魯子錦衣衛世襲副千戶

戊午弘治十一年

正月

上御文臺召輔臣徐溥謝

遷李東陽議政事○二月 皇太子出閣講學兵部尚

書馬文升上言 皇太子國之儲貳天下根本宜擇老

成純厚之士以資啓沃不宜雜以浮浪之流恐或損虧

盛德 上嘉納之○三月少師太學士徐溥以老疾乞

致仕尋卒贈柱國太師諡文穆

知本見紀
之言

清立朝最久因事納諫道才器使屢遇大獄保全善類時劉吉恣威福保私恩薄一以安所誠信委曲從容行政惟其是用用人惟其賢。

附種其休休有大臣之度。

下監生江瑤于獄尋釋之瑤奏劉健李東陽杜絕言路掩蔽聰明○妬賢嫉能排抑勝已急空斥邊健東陽疏言近日兩京科道指陳時弊并劾奔競交結乞恩傳奉等官雖未盡當數多可抹而乃漫無可否槩下施行自祖宗朝至今未有此事管臣等因循將順苟避嫌疑不能力贊乾剛使以輿論別有忠邪明正賞罰以致人心惶惑物議沸騰草野之下其言乃至于此乞罷上不許下瑤亦復健等又上疏力救瑤得釋

夏六月有熊入京師西直門是夏京師西直門熊入城守衛者不知覺有被傷者大司馬馬文升謂野獸入城非宜既參問守衛者因乞嚴武事以備盜賊何孟春謂同列曰熊之爲兆既當備盜亦須慎火同列莫曉未幾城內有火災禮部燬焉或問孟春此于古出何書春曰余不曉古書曾記宋人記紹興己酉永嘉前數日有熊自南渡至城下州守高世則謂其卒趙允緝曰熊于字從火郡中宜慎火燭果延燒官民舍十七八余億此事而云耳不意其亦驗也○後封陝巴爲哈密忠順王○是年越出河西取陝巴至甘州令哈密三種都督

回回窩亦虎仙畏兀兒奄克李剌哈刺灰拜迭力迷失
于陝巴奄克李剌罕慎弟也恨土魯番亦與陝巴不合
罕慎女也先主刺妻陝巴以結好于奄克李剌未
幾卒是秋賜陝巴大帽蟒衣玉帶象笏復封爲忠順
王故窩亦滿速兒等西歸時哈密三種人从苦土魯番
不願還馬文升請許半留肅州往來自便

冬十月乾清坤宮官災詔求直言○太學士劉健李東
陽謝遷各乞罷以應災變不允遷後舉學士吳寬王鏊
自代亦不許○太監李廣有罪自殺所以左道見寵在
權傾中外大臣多賄求之時建範秀亭于萬歲山上既

成適一小公主患痘，齊果醫莫效。廣飲以符水，遂殤。官中歸咎于廣，未幾，清寧官灾，有建寧年月不利犯坐殺向太歲，故有此灾。太皇太后怒曰：今日李廣與工勳主致此灾禍，累朝所積，一旦反廢，廣懼，欲移灾。上意其所藏必有奇方秘書，卽命內侍搜索，奉命者遂封其家宅，搜得一帙，納所簿籍，首進之。簿中載某送黃米幾百石，白米幾千石，通計數百萬石。上因詢左右曰：廣所食幾何？乃受許多米，對曰：黃米卽金，白米卽銀。始悟廣贖濫如此。科道請出簿籍，按名究問。凡預名者惶恐危甚，星夜各赴戚院，壽寧侯求救。月下符影，重重不期。

而會者十二人。事雖得寢。而納賄之姓名一一盡傳于朝野矣。

十二月。總制三邊軍務左都御史王越卒。謚襄毅。

越濟寧人。慷慨善用兵。凡邊境險易。虜情。俱將上。強弱盡知。尤能識叛名將。但多機變。結權與。振上諭之。